



主 编：张功平 唐雨良
副主编：杜金富 高兰根 王 彤

辽代货币文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钱币丛书

辽代货币文集

主编 张功平 唐雨良

副主编 杜金富 高兰根 王 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9. 呼和浩特市

1994.11.11.
陕西省钱币学会
No. 0162490.

辽代货币文集
LIAO DAI HUO BI WEN JI

张功平 唐雨良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75 字数:600千 插页:1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4-02376-5/F·109 平装:16.20元 精装:21.20元

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

—为《辽代货币文集》序

戴志强

1993年8月下旬，内蒙古钱币学会的王彤同志来京报告学会工作，说到《辽代货币文集》已经编成，正在排校之中，并约我为之序。后又收到他寄来的《文集》全稿校样。这本《文集》共收辑有关论著319篇，正文篇幅长达760余页，50多万言。著者上起宋朝，下至当代，还收录了日本等外国学者的主要论述，蔚为大观。这本集子是在卫月望先生长期积累资料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如果说，1990年出版的《辽代货币论文选集》是一本“选集”的话，那么这本《文集》则是一部“全集”，它的编辑出版，必将为进一步开展辽钱的集藏和研究，提供方便。

1985年3月，我陪同中国钱币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耿道明先生出席内蒙古钱币研究会的成立大会，耿理事长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要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钱币研究》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了一道“动员令”，表达了中国钱币学会对推进少数民族钱币研究的关注和决心。对于少数民族钱币的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理解其内涵，应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铸行的钱币，和由少数民族政权铸行的钱币。而这项研究活动的开展，首先是从辽钱和西夏钱的新发现、新研究开始启动，并逐步拓展、逐步推进的。同年6月，中国钱币学会在沈阳召开第一次

少数民族钱币学术讨论会，当时叫“辽、西夏、金、元钱币学术讨论会”。翌年8月，又在乌鲁木齐召开第二次少数民族钱币学术讨论会，并正式成立少数民族钱币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钱币学会少数民族钱币委员会）。9月，我们的代表，带着这两次会议的研讨成果，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第十届国际钱币学大会。

近十年来，关于辽钱，有几段耐人寻味的回忆，不能忘却。

首先要提到的是，1985年，这是对辽钱认识有新的飞跃的一年。此年3月，我参加内蒙古钱币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有关文博部门和个人藏者，将近期出土和发现的钱币带到会上，供代表们现场鉴定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辽钱，数量之多，品位之高，是平常所不可能见到的。特别有三件事最难忘记：

一是，第一次见到新出土的天禄通宝钱。感谢韩仁信先生特意把它带到会上，并介绍了出土情况，令我大饱眼福，大饱耳福。是钱具有典型的辽钱风韵，锈色自然，品相一级。有确凿的出土时间：1981年8月30日；有确凿的出土地点：赤峰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村，此地乃当年契丹族的发祥之地，辽的腹地；同窖出土的最晚的钱币是寿昌元宝，可知其入土时间不晚于辽寿昌年间；窖藏保存完好，且同窖出土钱币品相均好，说明入藏之后，未经动乱。至此，可以断言：辽世宗天禄年间确实铸过天禄通宝铜钱，当补史缺。

二是，听吴宗信先生介绍了三道营子出土窖藏古钱的情况。这批窖藏中的精品，他亦带到了会上，特别是隶楷相间的大安通宝平钱，乃首次发现的孤品，观之，令我耳目一新。对于它的归属，是辽？还是西夏？各家说法不一，现在也不必急于先画句号。我企盼，会有新的佐证，新的机遇，再作确凿的结论。记得后来在上海，和马定祥先生谈起此钱，并特地带去拓本，请他鉴赏，他说，观其文字，不伦不类，若不是窖藏出土，我无法相信

它是真品。

三是，会场观摩之后，我又问及韩仁信先生，是否还有别品带来？答曰：有。于是，当即跟随仁信到其下榻的房间，不意在他的钱夹中，竟发现了一枚文字制作与助国元宝，牡国元宝似出一胎的大康通宝。四十余年前，先辈学者曾经发现过“助国手”的大安元宝，没想到，今天又有如此巧遇，见到了比之更加逼真，更加彻底的“助国手”大康通宝，不禁拍案叫绝。激情中，脱口问韩：是否见有助国元宝、牡国元宝出土？答曰：近年曾发现一枚牡国元宝，但没有带来。

内蒙会后，我们着手筹备辽、西夏、金、元钱币学术讨论会。5月，有机会出差沈阳、长春。这次到沈阳，正是张澍才先生编写《辽钱录》的时候，18日，澍才约我品赏他的旧藏大康七年铜钱，是钱乃传世品，虽搓摩混熟，却不失辽钱神韵，拜读良久，收益匪浅。三天后，又到长春，蒙吉林省博物馆黄一义先生（谷潜）热情接待，介绍了该馆藏品大康六年的出土情况，并有幸一见是钱风采。大康六年钱，经科学发掘，出土于哲里木盟库伦旗奈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屯1号辽墓的墓室之中，是专为墓主殉葬而用的。出土后，即由该馆妥善保护，故未经任何磨损，原包浆，原锈色，甚至当年锉磨边郭的加工痕迹，均清晰可见。文字风格，钱体制作，和辽钱正品完全一致，只是因为钱体放大，其反映出来的辽钱特征，更加明瞭，所以，把它认作辽钱鉴定的“标准器”，当不会有错。三日之间，得读“六年”、“七年”，一生坑新出，一熟坑传世，两相比较，对辽钱的认识确有一层新的意境。

1990年3月，辽宁凌源的冯毅先生来京专访，送来一枚会同通宝小平铜钱，要我鉴定。据介绍，此钱是从朝阳某废品站的铜钱堆中选出，当是出于朝阳本地。观其钱背，十足的辽钱气息，锈色亦好；观其正面，文字自然，和常见辽钱的神态吻合，入眼

的第一感觉，令我不容置疑。但是，会同真钱，前所未闻，事关重大，故此征得冯毅先生允许，暂将是钱留存我处，再作推敲。次日上班，第一件事，便是再读“会同”。观其钱体，察其锈色，绝无疑问，所以进一步研究的关键在于文字，是否挖补？是否改刻？观文字自然，无懈可击，不象有挖补痕迹。此钱“同”字右侧外郭处，恰巧有一流铜，从拓片看是最大的疑点，那么会不会是“重熙”改刻？这是大家关心的，也是我当时反复琢磨过的问题，但从实物考察，难有破绽可寻。言其文字自然，倒有绝妙之处：该钱“会”字书写，上大下小，把下部的“日”挤到内郭边缘，造成末划省笔，借用内穿上郭。这样的字体布局和书法艺术，在其它古钱中是很难寻见的，但在辽钱中，却不是绝无仅有。天禄通宝的“禄”字，便是右大左小，把左边的“宀”挤到内郭边缘，造成省笔（“宀”部右侧一点省笔，借用“录”部下侧“水”的左上一点，书作“禄”）。会同之“会”，天禄之“禄”，在书法上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如此神会，正是辽钱耐人寻味之处，也是作伪者万万想不到，万万做不到的。由此，我想会同通宝应是继天禄通宝之后，又一重大发现，当补辽史之缺。

辽代的年号钱，《辽史·食货志》中明文记录铸钱的有八种，即：乾亨、太平、咸雍、大康、大安、寿隆（当为“寿昌”之误）、乾统、天庆。此外，还提到过统和、开泰用钱的情况。从钱币学研究所得，现在知道辽的年号钱当起于天赞。天赞以下，一直到天庆，辽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辽太祖天赞年间（公元922—926年）至辽景宗保宁年间（公元969—979年）。这个时期，每次改元，几乎都铸年号钱，其间只有大同例外。会同十年（公元947年）二月丁巳朔，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及至四月丁丑，驾崩于栾城，世宗耶律阮继位，即改元天禄，大同建元仅两个月，或是未及铸钱。

同样的情况，在北宋亦曾有过，宋真宗改元乾兴以后，只几十天，驾崩，也未及铸钱。因为史书没有记载，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是，时间短，铸钱少，年久失传了。

这一时期辽钱的特点是：

一、钱名均为年号加“通宝”，且均顺时针旋读。

二、形成了辽钱独特的制作风格。内涵大致可以包括：〈1〉钱文字体和书法。辽钱文字大小错落，隶楷相间。有人说，辽钱文字不好，我却赞同杨鲁安先生的剖析，他在《辽钱书体抉微》等文章中，对辽钱文字及书法艺术作了比较详情的探讨。我不懂书道，但有一点可以认定，即辽钱的文字和书法有它自己的个性，它反映了质朴、豪放的风骨神采，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情操，辽统治者选定这种书体作为钱文，应该是有意之为。而这种文字书体在辽代年号钱上的正式启用，是从天显通宝开始的。天赞钱的钱文和天显以后各朝钱币上的文字书体，有明显区别，这也许是有人提出天赞通宝不属辽钱的一个原因。但从整个辽钱沿革历史来剖析，天赞通宝所反映的恰恰是辽年号钱的最初面貌。所以，辽钱风格的正式形成当在天显以后。〈2〉钱体结构和布局。包括钱文的大小、位置、文字、边郭的深度、内外郭的阔狭及其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钱体直径和厚度之间的比例，等等，这种钱体结构，加上隶楷相间的钱文和书体，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和宋钱有鲜明的区别，形成了辽钱特有的风采。这种制作特征的确立，大概也是天显以后的事情。〈3〉币材的合金和组成。据现在掌握的分析数据，我们知道辽钱的合金组成不同于宋钱，在工艺技术的掌握上也可能会有所差异，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当另文专论。

三、这一时期，辽钱的铸额很少。尽管史书没有记载，无从得知其确切的铸造数量，但从遗存的实物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现在存世的天赞钱，伪品居多，通常认为，有一种被称作“虎尾

通”的天赞通宝，应是真品，存世者屈指可数。天显通宝遗存更少，日本已故钱币大家大川铁雄先生，得之如获珍宝，高兴得把自己的斋室定名天显堂，从此天显真钱秘不示人。会同通宝、天禄通宝，现存者都是近年刚刚发现的新品。据说继上石匠山出土之后，辽沈地区又有“天禄”问世，但无缘见得真相，不敢妄言。应历通宝、保宁通宝也都是大珍之品，存世者寥若辰星，无需赘言。

在这一时期，辽地主要的流通货币是宋钱和前朝遗存的旧钱。辽统治者决定铸年号钱，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为了流通，而是为了显示一种权力，出于一种与外部抗争的心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反映在辽钱的设计制作上，具有鲜明的个性，透过这个个性，仿佛还可以看到其内含的傲骨（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指那些由于工艺技术上的缘故，而导致的某些制作特征）。这种制作特征，一旦形成，便成为终辽一代的传统，这便是钱币学家所说的辽钱独具的神韵。

第二阶段，自辽景宗乾亨年间（公元979—982年）至辽兴宗重熙年间（公元1032—1055年）。这个时期，或可称作过渡时期。《辽史·食货志》载，乾亨、太平均铸钱。赵至忠《虏廷杂记》曰：景宗时“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但现在所见到的乾亨通宝和乾亨重宝两种钱，都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的铸币，多在岭南出土。还有一种旋读的乾亨元宝，所见均伪。故此，可被确认为辽铸的乾亨钱，迄今尚未发现。存世的太平钱种类更多，其中究竟哪一种可以系之于辽，也常有人提出来讨论，但终难咸定甲乙。此外，开泰、景福，均未见铸有年号钱。由此，这个时期所见的年号钱，只有统和、重熙两种。统和钱旋读称元宝，重熙钱旋读称通宝，制作风格，除沿袭第一阶段铸币的主要特征外，有一些新的变化：

一、钱名不再是年号加“通宝”一个模式，出现了“元宝”

钱；

二、每种钱的版式也不再拘泥于一个模式，除传统规格外，出现了广穿、阔缘、大字等不同的版别；

三、铸额增加。现存的统和钱亦属珍稀，但比之前朝的任何一种年号钱，数量已经见多，而重熙钱的铸额更多，大概到重熙时期，铸钱已是为了补充流通货币的不足。

第三阶段，自辽道宗清宁年间（公元1055—1064年）至天祚帝天庆五年（公元1115年）。道宗耶律洪基继位以后，确立了十年改元的制度，一到直至辽亡，每次改元，均铸新的年号钱。这时期的辽钱除继续保持传统的制作特征外，又有新的变革和发展：

一、钱名。继续第二阶段的变革，或为年号加“通宝”，或为年号加“元宝”，均顺时针旋读。至天庆年间，除有天庆元宝钱外，还出现了国号加年号的“大辽天庆”钱。

二、铸额。这个时期是辽代铸钱最多的时候，其原因有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政治腐败，天灾连年，通货膨胀，国库不足，以及赵宋政权采取禁止铜钱外流的措施，致使流入北方的钱币受到制约等因素，所以需要新铸钱币给予必要的补充。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辽钱在整个流通领域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据最近辽故地出土的几批窖藏钱币分类统计，辽钱只占1.25%。

三、铸大钱。通辽之世，年号钱都是小平钱，但到辽末，天祚帝时期出现了当十大钱，乾统有当十钱，天庆亦有当十钱。

四、制作。这一时期的辽钱，尽管继续承袭前朝确立的制作风格，但几乎每一种年号钱都有不同的版别，出现这种情况，当与铸额增加，导致铸地不同、铸期不同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大康以后，在仍以传统制作为主流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薄肉、广穿、阔缘、细郭、钱文为隶中带楷的方体形字的年号钱。不仅大康、大安有这一类钱，乾统、天庆也有这一类钱。其

制作特征，乍一见，似和传统辽钱大相径庭，但仔细观察，却又似曾相识，灵犀相通，成为辽代后期年号钱的又一类型。无独有偶，在北宋的铸钱中，也有一种薄肉、阔缘的制作，初涉泉域者，往往会对它发生怀疑，然熟识宋钱版别者，则一目了然。顺便要提醒的是，关于助国元宝钱和牡丹元宝钱的铸地铸期问题，韩仁信先生的《牡丹与助国元宝钱为辽钱琐谈》，和卫月望先生的《牡丹、助国钱臆说》，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这两种钱，和薄肉、阔缘一类年号钱的制作，恰恰相吻，因此，将它们断在道宗时期，想无大错。

一九九三年九月于北京
(戴志强先生系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

丛书编委

主 编 张功平 唐雨良

副主编 杜金富 高兰根 王 彤

搜集编 卫月望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卫月望 王 彤

张功平 杜金富

唐雨良 高兰根

贾克佳 程卫红

近代貨幣文集

李葆華題

一九九三年六月



目 录

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

——为《辽代货币文集》序 戴志强 (1)

- 钱谱 [宋] 董 道 (1)
泉志 [宋] 洪 遵 (2)
辽史 [元] 脱 脱 (4)
钱通 [明] 胡载琨 (8)
钱神志 [明] 李世熊 (11)
钱钞汇考 [清] 蒋廷锡 (12)
钦定续文献通考 [清] 乾隆时官修 (14)
钱币考 [清] 佚名纂 钱熙辅辑 (17)
西清古鉴 [清] 梁诗正 (20)
钱录 [清] 张端木 (23)
泉币图说 [清] 吴文炳 (24)
古泉汇考 [清] 翁树培 (27)
古今钱略 [清] 倪 模 (36)
金石索 [清] 冯云鹏 (39)
泉布统志 [清] 孟 麟 (40)
吉金所见录 [清] 初尚龄 (44)
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 [清] 金锡鬯 (46)
钱志新编 [清] 张崇懿 (48)
癖谈 [清] 蔡 云 (50)
泉史 [清] 盛大士 (51)

| | |
|----------|----------------|
| 古泉丛话 | [清] 戴熙 (54) |
| 嘉荫簃论泉绝句 | [清] 刘喜海 (56) |
| 泉货汇考 | [清] 王锡柒 (57) |
| 古泉汇 | [清] 李竹朋 (60) |
| 观古阁泉说 | [清] 鲍康 (63) |
| 癖泉臆说 | [清] 高蔚如 (64) |
| 泉志校误 | [清] 金嘉采 (65) |
| 古泉杂咏 | [清] 叶德辉 (68) |
| 辽代金石录 | [清] 黄任恒 (69) |
| 泉山古物编 | 施景琛 (74) |
| 药雨古化杂咏 | 方药雨 (75) |
| 清宁馆古泉丛话 | 张可中 (76) |
| 东亚民族国币举要 | 关百益 (78) |
| 遗策录 | 秦宝琦 (79) |
| 历代货币沿革 | 周伯棟 (80) |
| 东亚钱志 | [日本] 奥平昌宏 (81) |
| 言钱别录 | 方若 (84) |
| 辽代泉谱 | [日本] 平尾聚泉 (85) |
| 辽钱泉谱 | [日本] 平尾聚泉 (91) |
| 丽惠庄泉话 | [日本] 平尾聚泉 (92) |
| 论辽钱 | 张可中 (93) |
| 古钱有裨实用譚 | 丁福保 (94) |
| 辽巡贴千宝钱考 | 陈进宜 (95) |
| 辽钱纲要 | 丁福保 (96) |
| 历代古钱图说 | 丁福保 (99) |
| 保大元宝钱背天 | 戴葆庭 (101) |
| 通行泉货 | 王荫嘉 (102) |
| 开泰元宝 | 罗伯昭 (103) |

| | |
|-------------|---------------|
| 统和元宝 | 罗伯昭(104) |
| 出品重印 | 王荫嘉(105) |
| 通行泉货 | 罗伯昭(106) |
| 洪文安公藏泉表 | 罗伯昭(107) |
| 古钱索引 | 卫月望(108) |
| 牡丹元宝钱正误 | 高善谦(110) |
| 读第十二期书后 | 张绚伯(111) |
| 天正 | 高善谦(113) |
| 契丹文大钱 | 郑家相(114) |
| 契丹文大钱辨 | 张果园(116) |
| 直读重熙 | 罗沐园(119) |
| 梁范馆谈屑 | 郑家相(120) |
| 沐园有重熙双璧 | 王荫嘉(121) |
| 通行泉货 | 郑家相(122) |
| 昂天“天赞”之出现 | 王荫嘉(123) |
| 大字保宁 | 郑家相(125) |
| 助国手大安元宝 | 马定祥(126) |
| 应历通宝 | 张叔驯(127) |
| 保宁通宝 | 张叔驯(128) |
| 辽代货币新考 | 秦佩珩(129) |
| 辽庆陵出土辽钱 | 〔日本〕田村实造(135) |
| 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 | 李文信(136) |
| 契丹通货 | 陈述(137) |
| 辽的钱币 | 彭信威(143) |
| 太平兴宝 | 〔日本〕三浦清吾(146) |
| 东瀛泉情 | 春水(147) |
| 辽代的商业贸易 | 蔡美彪 周清澍(148) |
| 辽上京遗址 | 巴林左旗文化馆(149) |

| | |
|----------------------|----------------|
| 书春水先生及黄思贤先生二篇文字后 | 蔡养吾(153) |
| 辽上京出土契丹大字银币 | 刘凤翥 王 晴(155) |
| 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契丹小字铜镜考释 | |
| 刘凤翥 翁善珍 郑瑞峰 金永田(156) | |
| 辽钱 | 中国历代货币编辑组(159) |
| 辽钱 | 沧 粟(161) |
| 辽钱 | 朱 活(163) |
| 辽代货币经济之注释 | 卫月望(164) |
| 辽代货币经济之附录 | 卫月望(174) |
| 《林西三道营子窖藏古铜钱》简况 | 吴宗信(201) |
| 辽代钱币史料考 | 卫月望(202) |
| 辽代的钱币 | 辽宁金融研究所(210) |
| 辽代年号钱币 | 辽宁金融研究所(213) |
| 辽的货币 | 中国货币展览组(215) |
| 辽钱图录 | 卫月望(216) |
| 辽代铸钱 | 舒 焚(224) |
| 辽“大康六年”纪年铜钱 | 谷 潜(236) |
| 赤峰出土辽钱 | 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238) |
| 辽钱介绍 | 朱 活(240) |
| 易混辽钱鉴别 | 唐石父(241) |
| 定“大泉五铢”为辽钱，证据不足 | 唐石父(242) |
| 辽代货币 | 牛达生(244) |
| 辽钱录 | 张澍才(255) |
| 吉林省博藏“大康六年”纪年铜钱 | 谷 潜(268) |
| 三道营子窖藏古铜钱 | 吴宗信(270) |
| 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代窖藏钱币初探 | 韩仁信(274) |
| 辽朝钱补 | 卫月望(278) |
| 海外飞鸿——谈论西辽钱的书简 | 铁雄民译(280) |